



孟子古義

二三

口 12
3099
2



12
3099
2

孟子古義卷之二



伊藤維楨 迹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此篇記孟子在齊始末及去齊以後事甚詳疑公孫丑之所記云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

復許乎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朱氏曰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

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

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言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業。故

曰誠齊人也。蓋鄙之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

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

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

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

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孟子引曾西與

或人問答以明管仲之不足期也。曾西曾子之孫。或曰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艷然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專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

子為我願之乎。

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

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丑復問也。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由猶通。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

耳。譏管晏不能勉其君以王道也。

此言管晏之不足法。因明齊之易王也。中間

引曾西之言。以祛時俗之感。明白的當。無復

可疑。而後世儒者猶疑子路之不能為管仲

者何哉。凡為政。有才有學。有才而無學。則不

知為政。有學而無才。則不能為政。有其才而

無其學若管仲是已。若子路既有政事之才，而又與聞聖賢之道焉。設使其得君如管仲之於桓公，則奚止十倍曹丕。其得湯武之君，則在伊呂伯仲之間，可推知也。曾西猶艱然於或人之言，况謂子路而不及乎。

曰：若是則弟子之感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弟子并自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武王克殷，周公相成王，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

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當猶敵也。殷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太戊祖心盤庚皆賢聖之君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故家勳舊之家也。微仲膠鬲皆紂時賢臣名。此言文王方殷家遺風猶存之時，故其起之

難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

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基。田器。耒耜之屬。時。謂耕種之時。夏曆

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

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

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

也。齊地方千里。雖三代王天下之盛。亦不過於此。且民居稠密。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

四境。言國廣而民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

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

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憔悴。困苦貌。易為飲食。言饑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又

言時之易為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

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

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也。置。置驛也。郵。郵驛也。所以傳命也。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所得之功。倍於古人。出時之易為。而

德之行。速也。

此言齊以大國。而當衰弊之極。其勢之易為

與文王異也。

右第一章

其人皆以王道為迂闊難行而不知其本甚切實萬世易行也雖以孟子之論著明若此而千載之下人未有得其肯綮者惜哉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

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承上章又起問而言齊卿

之位任大責重使夫子得位將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孟子曰否我四

十不動心孟子言我年到四十自不動心蓋知言養氣故自不恐懼疑惑以動其心

也曰若此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孟賁古血氣之勇士丑借之以

贊孟子不動心之難丑不知道故引孟賁贊之不倫之甚也曰是不難告子

先我不動心告子名不害孟子言不動心本非難事如告子未為知道且年未四

十能不動其心則可知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不動心之不足為至也道猶方也術也凡不動心亦有其方或以勇而

能或以理而勝故曰有而下文又引黜舍子襄

等事以明之若聖賢之不動心本道明德立不

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非術之所能及也因丑

問有道乎故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

答之如此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

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

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也

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本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孟子言勦之不動心其法專在於勇而務敵於人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吾於戰視不可勝者亦如可勝者初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孟子言舍之不動心其法亦在於勇而專求於己者也二子之不動心皆以勇而能本不足論孟子引之者蓋明不動心之非難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黶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

也

賢猶勝也約要也謂所守得其要也子夏之勇未聞恐當作子路曾子之勇所告子襄者是也蓋子路務敵於人曾子反求諸己二子之勇各有所似然非所以擬之也嘗學問與聞聖賢之事故孟子欲其易曉而各配以告之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子襄曾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憚懼也往往而敵之也言以勇能之不如以理勝之為愈也舍雖勝於勦然其所守專在氣而不如曾子自反而直之義強氣剛為自得其要也曾子之事雖非勦舍之比然以理勝之則又不如道明德立自然不動之為至也蓋孟子借之以明以理勝之事非

曾子之極也勿以辭害意可也○竊按昔者以下至吾往矣當在孟施舍似曾子之上若此則文順而意明矣

右第一節明不動心有術以能之而非儒者之極致也凡天下之事以力至者似難而實易不可以力至者似易而實難若聖賢之不動心其道德隆盛不期不動而自不動非用力之所能至也故似易而實難其以力至者或有術以能之若黜舍不動心是已故似難而實易蓋學問之功全在居仁由義而不動

心特其餘事耳若能知言養氣則至其年長力強不期不動而自然不動設令或少動亦不足為害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則可見其未四十時猶未免於動學者苟知此則其於道思過半矣而古今學者以不動心為學問之至而不知其皆出於俗見而非聖學之蘊也佛氏之學亦然彼蓋以空寂為道故以此為至亦俗見焉耳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

聞與丑復問夫子之與告子其不動心之不同如何告子曰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之學以知言養浩然之氣

為要告子之說與此正相反故孟子先舉其言而於下文斷之不得於君之不得不得於言謂我心與聖賢之言不能相得和順也不

得於心謂雖欲為善而不得如其心之所欲也告子意謂言外也氣未也故不得於言而求之

於心則心固為之動不得於心而求之於氣則心亦為之動但當堅制其心而不可求助於外以致之動也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孟子既誦告

斷之而言苟於心無所欠闕則不可必求助於氣故其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未為善猶之

可也為其急本而緩末也至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我心先與道離其不可也必矣非以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為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

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居移氣養移體之體指耳目四肢而言所謂小

體是也其視聽動作各是一事而氣為之總要故曰體之充實者也與中庸所謂今夫天斯昭

昭之多語意相類暴厲也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然有所未盡故又言其本末相因次第

以告之言志者心之所存主而為氣之將帥固不可不持焉氣雖不若心之尊然志至高者其

氣必怒是於道有害蓋志易過高而難持久故欲持之其氣暴厲則不能優游饜飫而自成故

氣欲其無暴焉此志之所以為至極而氣之次之也告子之言不循其理欲既曰志至焉氣次

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

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
矣而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持志專一則必不及乎氣故不免其動守氣專一則自不
至乎志故亦為之動而又申明氣壹動志之害
曰如人之顛躓疾趨專在於氣而無所慮慮故
心不免為之繆亂失其措置焉由是觀之不致
養於氣而任其自恣則心不能不動亦如此此
可不養也

右策二節心有主宰而氣無主宰心因思慮
而能動氣不因思慮而自動當喜怒哀樂而
能喜怒哀樂者心也雖喜怒哀樂而不自覺

其喜怒哀樂者氣也臨三軍而要其不怯者
心也我雖要其不怯而自不免其怯者氣也
故志固不可不持而氣亦不可不養焉何謂
持志何謂養氣亦曰仁義而已矣此孟子之
本旨也學者徒知講文義而不知孟子之本
旨如何是亦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類耳

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前已論告子不動心之
非而未明其所以不動心故
丑復問夫子何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所得而獨能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知言者知言之邪正而不惑也上自聖賢下至
於諸子百家之言明知其是非邪正而成敗得

失之所由亦無不辨也浩然盛大之意浩然之氣卽我氣之盛大而不餒乏者也蓋人雖皆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然逡巡畏縮不敢爲善者是我氣餒乏而未盛大也苟善養之則浩然盛大不可禦止故能知天下之言則我心有所主善養浩然之氣則其心自有主故能不動此孟子所以不必不勤而自不動也

孟子之學其要在存心養性而知言卽存心之功養氣卽養性之功也蓋知言則心存心存則智明智明則於言之是非邪正自無所迷惑故知言爲存心之功而性本不動因氣而動苟養其氣則性得其養故養氣爲養性

之功讀孟子者徒知其言之有殊而不知其有所歸宿可乎可見持志養氣亦曰仁義而已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盛大流行之體有未易以言

語形容者故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直無所助長也言欲養浩

然之氣者自居以至大自處以至剛而無所助長復無所害則其氣盛大不可限量蓋以其難形容故以所養成者告之也

此言養浩然之氣法也至大至剛卽養之之

法乃後篇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先儒做體段說可謂誤矣浩然二字既說體段不可復言至剛所謂浩然者亦唯有盛大之義而不見至剛之意且與前難言者自不相合既是至大至剛何難言之有故知是言養氣之法也學者見其名義自當知之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配對也合也謂相須而不相離

也言其氣以道義為配而能盛大無限若是集無道義為之配焉則饑乏而不足有為也

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集義猶言積善也謂平生所行無一不在義也襲掩取也

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襲慊快也言是氣也事合義無所愧怍而所生者非可一旦以義掩襲得之也其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心有所不快而其氣饑乏不足有為矣告子不知義而外之其不動心何足取哉上文兼言道義而此獨言義者因告子之失而言之也外者疎之之辭謂外而行之非棄而不取之謂後篇所謂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故謂之外是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句心勿忘勿助長也朱氏曰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史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

傳曰戰不正勝是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此言助長之害也言助之長者天下之通患而其害甚於為無益而舍之者也

右第三節孟子之學以仁義為宗而所謂浩然之氣亦指仁義之功用而言蓋有仁義之

心則有仁義之氣仁義之氣即浩然之氣非外仁義而別有浩然之氣也觀後章所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及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則浩然之氣即為仁義之功用可知矣而此章單言義者蓋雖為告子不知義發然仁者必有勇則固不須言而至於行慊於心則義之用為重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學者苟能達孟子之意則七篇之中說浩然

之氣者多，豈止此章已乎哉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諛，偏陂也。蔽，遮隔也。諛辭有所偏重，故聽之則必有所遮蔽。若楊墨為我兼愛之教，是已淫放蕩也。陷，沈溺也。淫辭無所拘檢，故聽之則必有所陷溺。若莊列虛無荒唐之言，是已邪邪橫也。離，叛去也。邪辭不遵其義，故聽之則必離叛。正道若蘇張揣摩闢闔之術，是已遁逃也。窮，困屈也。遁辭能護其短，故聽之則必困屈不行。若佛氏體用色空之說，是已孟于言天下之言不一，而其弊之所極大小淺深各以類應焉。諛淫邪遁生於其心，則蔽陷離窮必害其事。吾言即萬

世不易之說，雖後有聖人出，必不約而自合。故曰：必從吾言矣。又明其非諛淫邪遁之類也。○按此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害於其事而後篇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前後不同，必有一誤。今以事理考之，大曰政小曰事，而凡事必自微至著，自小之大，自然之理也。當從後篇為是。

右第四節知言之方。本非一途，其於天下之言能知其邪正，復知其流弊之所極而後為能知言也。然其所重不在知其病之所由生，而專以知流弊之所極為要。故孟子論諛淫邪遁之害，而次之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

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聽說淫邪遁之辭則其弊各以類而不可除也先儒謂四者相因然觀後篇曰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又曰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不必兼舉四者而其序亦不同則知四者各是一病而非相因也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公孫丑問宰我子貢善言語冉閔顏子躬有德行故善言之而孔子兼之蓋知

天下之言則於己之言宜無所不能然自謂不能于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浩然之氣則是兼數子之所長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孟子引夫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在丑之言也惡驚歎辭也智者知道之無窮故學而不厭仁者愛人而不已故教而不倦仁智合一存於聖故子貢因夫子之言而知其為聖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

所安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其有全體但

孔子則於此數日姑舍是孟子不欲以孔門諸

曰伯夷伊尹何如丑復問孟子於曰不同道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

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

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以清為道伊尹以任為道

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以明己之所願學獨在孔

萬章下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公孫丑問也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斷伯夷

敢望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

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孟子前言三聖之

同蓋以百里而王天下即仁也故孟子於後篇直以此為仁也

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語唯夫子得能當之

而唯孟子得能言之蓋學問之大關鍵古今

之大疑難學者知道與否實決於此何者學

以知萬世不易人倫之道為極外此更無至道更無妙義夫子之所以為萬世立極者乃明此也故學者實識此而後可以識孟子之意識孟子之意而後可以知夫子之聖生民以來未嘗有之實也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污不至阿其所好污卑也三子智足以知聖人之德假使其識趣卑污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必可信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予宰我名言夫子之德之盛遠過於堯舜也子貢

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等差也猶言品題也言夫子能見禮等之而不違猶身在堂上能辨堂下人曲直非有他聖人而未有可比夫子者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麒麟毛蟲羽蟲之長也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拔也萃聚也言聖人之生固異於眾人然亦不

免於爲其類若孔子之聖則於羣聖人之中又出類拔萃最極其盛也

右第五節因公孫丑之問論伯夷伊尹之德斷之以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蓋道大者其傳也廣德盛者其澤也遠堯舜天子也孔子匹夫也然堯舜之治天下但見效於當時而不見傳於萬世之遠若吾夫子則其教大被四海延及萬世凡有生之倫莫不涵濡乎其化循率乎其教猶日月之繫于天而萬古不墜也雖異端百氏之徒亦不得置喙於其

間豈不盛乎故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唯孟子能知之故斷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并引三子之言而證之先儒以謂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或以萬鎰譬堯舜九千鎰譬孔子晒哉

右第二章

此章今分作五節解之其說各詳于前大抵世之爲學者以不動心爲極功以

浩然之氣爲一段大事求之于仁義之外可謂大誤矣夫道者莫大於人倫莫尊於仁義孟子說浩然之氣者亦所以發明夫仁義之旨也學者苟能實識此則於聖賢之言冰解的破而古今之所疑世儒之所誤不復待辨矣不知丑能會孟子之旨得到此否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惜乎學者之不能求之于近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以力假仁者本無是心徒因其力而外假仁之名以行之也以德行仁者躬有此德故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贍足也以力服人者有意服人而人不敢服也若夏殷之民服湯武猶疑於其爲稱孔子布衣初無勢位而七十子之服之尤可見其心服故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右第三章

人見王霸之效皆能足以服人以為無所輕重故孟子舉力不瞻中心悅之不同以辨假仁與行仁之真偽邪正也鄒氏曰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

猶惡溼而居下也

朱氏曰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

者在職

貴德者尚其德而不棄也尊士者敬其在職位則公卿睦於上庶民親於下

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國家間暇謂時無王者所謂王者之時不可不預防備禦修明其政治也詩幽風鴟鳴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處也予鳥自謂也下民謂在巢下之人也言鳥之備患如此誰敢侮之為猶治也孔子讀詩以今國家間暇及是時

為治此詩者當自知道也

今國家間暇及是時

誰敢侮之

國家間暇謂時無王者所謂王者之時不可不預防備禦修明其政治也詩幽風鴟鳴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處也予鳥自謂也下民謂在巢下之人也言鳥之備患如此誰敢侮之為猶治也孔子讀詩以今國家間暇及是時

為治此詩者當自知道也

今國家間暇及是時

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旋也般樂樂而樂之意

禍福無

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

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太甲商書篇各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孟子又引詩及書以結上文之意戒禍福之至皆己之所招也

孟子嘗曰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為

然又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時考

之則可矣此章亦云今國家間暇又曰及是

時或稱其時或稱是時皆明時之不可失孟

子蓋為當時諸侯深歎惜之也

右第四章

仁則榮不仁則辱理之必然也而人每

去仁而樂不仁不實知之過也故孟子

為之反覆曉喻可謂詳切矣而中間又

引孔子讀豳詩之言曰為此詩者其知

道乎則知聖門所謂道者本在於脩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間而非高遠不可

及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市廛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不必廛也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

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右第五章

此章言王政之要如前篇諸章之所云無敵於天下即仁道之極功必然之明

效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入之心不忍入之心者謂不忍害入之心即所謂無欲害人之心是也蓋人之性善故先王

皆有不忍入之心隨觸即應不能自已

有不忍入之心斯有不忍入之政矣以不忍入

之心行不忍入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不忍入

政即所謂仁政是也有不忍入之心而無不忍入之政則雖治天下亦無難

為者矣運掌上謂甚易也

以不忍入之心行不忍入之政此一章之大

旨王道之至要蓋言治天下之本不假外求

在擴充不忍入之心耳何哉王道之學儒者

之專門所謂存心養性萬般功夫皆由是出

非若異端之外人倫遠日用而別為道者也

以此章徒為論性情之理者非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入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

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

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

惡其聲而然也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內結要求聲

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應非由此三者而然可見不忍之心固有於己而可以為

也
此言不忍之心人之所必有本非有所為以
證性之善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
入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朱氏曰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
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
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言由人皆有不忍
入之心而觀之此四者之心人之所必有者也
然而世或有無此心者此亦禽獸也耳故曰非
人也或有惻隱之心而無羞惡之心者有之或
有辭讓之心而無是非之心者有之故孟子歷言而戒之也

孟子以無四端之心者為非人者是以禽獸
待之而不復以人理論也孔子所謂下愚是
已其所謂性善云者就凡有四端於我者而
言蓋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耳目口鼻也
故謂天下之性皆善而可也然生而無耳目
口鼻者世或有之入之或有無四端之心者
亦如此故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
非人也倘初無之則其言必不如是也其以
孟子為言天下之性皆善而一無惡者亦不

浚考焉耳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本也言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心乃仁義禮智之本能擴而充之則成仁義禮智之德故謂之端也先儒以仁義

禮智為性故解端為緒以為仁人之有是四端

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

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言四端之

所固有猶四體之具於其身故自謂不能而不

為者是自戕賊其身者也謂其君不能而不導善者是戕賊其君者也
蓋浚戒自棄之罪也

仁覆天下仁之極也而推其本則出於不忍

之心故孟子之教雖通上下而言之然此章

專為在位者戒故此節既舉自賊之罪而又

言賊其君之過非泛而言之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

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擴推廣之也充充大之也不曰

者無四端者頑冥無智教無所施本所不論故

就其有四端者而言之也言凡有四端於我者

不知擴充則無如之何苟知擴充之則猶火然

皆有斯心擴而充之則能成仁義禮智之德而四海之遠無難保者不然則父母之至近猶相阻隔不能事之足保四海者指擴充之至成仁義禮智之德而言以結上文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之意

先儒以爲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非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目則能視有耳則能聽有斯心則能不忍於物豈待其發見而擴充之乎孟子所謂擴充云者平日從事於斯以其所不忍不爲而達其所忍所爲之謂非必待發

見而擴充之也若謂待其發見而擴充之則是一心而又察一心也且欲以一心而察四者之發則知應接無暇力不能給而四端之心有事則發無事則否間斷之候多而用功之日少先儒蓋以仁義爲性而四端爲已發依文解義而不知差繆之至此不亦疎乎

右第六章

此章孟子示人學問用功之端莫要於此所謂指南之盤夜行之燭而七篇之

旨皆從此出可謂至親切矣蓋孔門之教以仁為宗故孟子首論不忍入之心又推言四者之端皆有於我也嘗試論之四端者吾心之固有而仁義禮智天下之大德也四端之心雖微然擴而充之則能成仁義禮智之德而足以保四海猶火之始然星星焉耳扇而熾之則可以燎原泉之始達涓涓焉耳疏而導之則可以放海故苟知擴而充之則仁

義之心日就月將其勢自有不可遏者矣孟子嘗言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所謂達云者即擴充之謂而擴充即學問之事也然觀其曰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則知性之善不可恃而擴充之功最不可廢後世儒者專知貴性而不知擴充之功為益大不實知孟子之旨故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入，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匠，梓匠作棺賣者言矢人與函人其性非異而仁不仁之不同者術使之然。巫者利人之生，匠者利人之死，亦然。蓋習與性成，心與業移，講武者每思亂習文者必願治術之不可不慎如。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此言以明不可不處仁也。言里有仁厚之俗人猶為美而居之至於身之所處則不然，豈非不智之甚乎。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非有所錫而人自尊之，故曰天故曰人之安宅而莫之禦，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而不為是不智之甚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人役使令奴僕之類。孟子因論不仁之事而遂推及下二者，猶前章因論惻隱一端而歷舉羞惡辭讓是非三者也。
如恥之莫如為仁。
為仁則衆德交修而無為人役之恥。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反求諸己，即不責人而自盡己之謂。

右第七章

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而莫之禦者，乃一章之大旨也。孟子平生所以教人之

言莫切於此。蓋仁者無封爵之命而人不得而賤之，豈不尊爵乎？無藩籬之防而人不得而犯之，豈不安宅乎？苟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不期爲人役而自不免爲人役，猶不知所以反求諸己，豈非弗思之甚耶？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常人之情告其過則必不悅，唯子路勇於遷善，故聞過而喜，其得改也。禹聞善言則拜。禹知善可重，故聞之則拜，則其從善之速不唯聞過而喜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

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言舜之所爲又大於禹與子

路者善與人同，則我之善猶人之善，人之善猶我之善，初無彼此之別也。故雖自以爲善，然人不善之則舍以從人，大要其心之所樂者在於取人之善以行，不自我爲之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耕稼陶漁謂側微時，孟子舉舜之事，言其樂善之誠始終如一而不少變也。而又釋之曰：其取人之善以行之於己者，是與人共爲善而不獨爲之也。君子之德孰大於此。

右第八章

此章蓋明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

問然如禹與子路不免猶有人己之別
至於大舜則不然故孟子於章末備論
其取善之周而結之曰君子莫大於與
人爲善大抵人之望聖人以爲獨專其
智而不待取於人殊不知聖人之所以
爲聖人者本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
衆善以成其德必也舍己從人如舜而
後可以爲大智矣何者道者天下之公
道而善者天下之公善也故知道者不

以善私於己而必與人同其知天下之
善非己之所得而私也所以雖行人之
所難行爲人之所難爲然不足以盡天
下之善唯樂取於人以爲善而後可以
盡天下之善此舜之所以大於禹與子
路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
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
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

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也塗泥也鄉人鄉里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屑潔也亦不屑就者言伯夷平生不以就為潔故諸侯善辭命而至則當受而不受者是亦不以就為潔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也柳下惠魯公族大夫姓展名禽居柳

下諡惠進不隱賢直道而行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亦不屑去者言惠平生不以去為潔故援而止之則當去而不去者是亦不以去為潔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朱氏曰隘狹窄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故能致道德之盛而無一偏之弊蓋清則至於絕物絕物則隘斯遠乎仁矣和則至於弄物弄物則不恭斯遠乎禮矣此君子之所以不由也

右第九章

孟子嘗以伯夷為聖之清柳下惠為聖之和而又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何哉蓋人之行偏於一則必造其極然不能無弊故非隘與不恭則不足以滿其清和之量而造清和之極則亦不能無隘與不恭之偏所以百世之下聞其風者人人興起可見其造乎至極之地而亦足以見其不能無偏如堯舜孔子則

自不如此蓋以其德全而無迹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氏曰天時謂

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

也郭外城環圍也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而四面攻圍則必有得天時方位之吉者而不能

勝是地利雖小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

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

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言守禦之具雖備，而不得民心，則遺棄之而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

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域，界限也。言守國之本在得民心，而不在

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

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

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仁者之兵本不待

戰，若不不得已而戰，則必勝。

此言有國者，高城深池不足恃焉，唯以得人，和為本，而得人和之道，亦曰仁而已矣。所謂

得道者多助，正謂此也。

右第一章

此章其言簡，其理明，若衍而釋之，則積作一部大書，亦可矣。讀者熟翫，深思，勿

忽諸。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

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

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王，齊王也。齊王

故孟子亦託疾辭之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

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

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王使人問疾

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

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孟仲子趙氏以

為孟子之從昆弟或曰孟子之子未知孰是采薪之憂謙辭言病不能采薪也仲子權辭以對使者又使人要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

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

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景子唯知敬之末而未知敬之實也曰惡是何

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

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

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

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嘆辭以仁義勸王所謂敬之實也景子曰

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

似然景子言非謂不敬王但似與此禮不相合曰豈謂是與曾子曰

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

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

言之是或一道也慊恨也少也孟子言我豈謂是君臣呼召之間乎因引曾

子之言云人爵在彼天爵在己吾何自慊哉而又言曾子非以晉楚為不義而慢之是或有一

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

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

慢其二哉達通也言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言齊王唯有爵而無齒德豈得簡賢者乎此所謂

一道也論者或謂孟子之於齊王禮似甚倨蓋不然

也以湯武望其君者必以伊尹周公自任以

桓文期其君者必以管仲趙衰自處孟子子之

於時君未嘗不以湯武望之則其自待之重

固宜然非俗士小人之所得而知也豈可以

為倨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

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大

為之君大有所作為非常之君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

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

故不勞而霸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皆所謂所不召之臣也朱氏曰先從受

學師之也後以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

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尚

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湯之於伊尹桓公

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

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

子自謂也

右第二章

孟子嘗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此章云我非

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

如我敬王皆人臣事君之模範固知以

趨走承順為事者之不足以為忠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

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

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

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

也其價兼倍於常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

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

贐送行者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

之禮也

兵餽之予何為不受時人有欲害孟子者故若
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
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在齊無遠行之事亦
豈可受其餽乎貨取
謂以貨財見取也

右第三章

君子之處事無大無小一於是而已矣
但或事同而理異事異而理同是君子
所以貴於精義也非孟子之言豈能釋
陳臻之疑哉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
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平陸齊邑名大夫邑宰
也伍行列也曰不待三言一失之則然則子之
去之殺之也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
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
之所得為也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
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
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
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

之罪也。牧之養之也。牧收地也。芻草也。孟子他

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

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周禮四縣為都。又小曰邑。大曰都。孔大夫姓也。誦言也。為王誦言其語以諷諭之。王於此知其

罪之在己而謝之。

右第四章

徐氏常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

於人必有所濟。若一切諉之於不得為

則君亦何賴於爾。民亦何賴於爾哉。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

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齊

靈丘齊下邑。朱氏曰。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蚺

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齊人曰。所

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譏孟

不行而不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曰。吾聞之也。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

綽然有餘裕哉。趙氏曰。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之官也。綽綽寬

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有餘，非有官守言責者比。齊人所以譏孟子者，亦猶尹士之見耳。孟子不欲暴王之惡，故託言若此。

右第五章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孟子雖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

事何也。

孟子為卿於齊，故曰齊卿。丑見驪悉治齊滕路遠，然終不與驪議使事。

子何言哉。

夫指王驪言彼既治行事，我復何言。

曰：夫既或治之。

右第六章

孟子處齊卿之位，豈畏左右便嬖之人乎？唯其寬厚有容之風，不與小人角勝。而小人自遠，丑之所能識哉。○輔氏廣曰：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己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

亦不為已甚之疾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魯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治之也。敦，匠事。董治，作棺之也。事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度，厚薄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不得，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

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不得謂拘於法制，而不得用之，得之

為有財，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

獨無忤乎？比及也。形盡曰化。忤，快也。言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朱氏曰：送終之禮，所當得

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右第七章

此章言人子事死之至情，可謂備盡矣。蓋葬埋之禮，出於人心之不能已，而非為人觀視之美已也。故得之而又有

財古之人不憚為之。孟子之厚葬其親，亦何不可充。虞不達此義，漫為疑者，何哉。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沈同齊臣，自以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子之不得受之。子噲故曰：其罪可伐。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

譬子噲之授子之之受，皆有罪也。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人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是以燕伐燕也。豈為勸之哉。有罪者，刑有國之常。然非士師，則不可殺也。况可不以其罪而縱私怨，罰之哉？燕虐其民，

罪固可伐然而齊之伐之非有弔民伐罪之意而徒貪其土地肆之虜掠則是以私怨殺入之類也豈王者奉行天命之心乎哉

右第八章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孟子初告王以腹民心及再問之又

告以置君而後去皆不用以致燕人畔故慙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

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虜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齊大夫管叔名鮮周公兄也武

王勝殷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兄弟之愛天下之至情也唯聖人為能盡之若逆探其惡而棄之則非聖人也其為過也不亦宜乎所謂觀過斯知仁斯之謂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
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
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
辭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辨也言君子不免有過
辭而不憚改之故能成其德小人之過非惟遂
之而已又從而為之辨則其
過愈淡而不可得改焉

孟子言此以深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
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

右第九章

能知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而後可以論

聖人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苟
識孝弟可以盡堯舜之道則知周公之
過亦其所不免而其所以為聖人者本
在於此體聖人之心以詔之後人非孟
子不能若此明且盡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
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子
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
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
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

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

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

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

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

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

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孟子言道既不行則義不

於彼而又欲得於此則是鄙夫之事季孫曰異

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

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

私龍斷焉朱氏曰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

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

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

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古之為市

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

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

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

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也

右第十章

舊註引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
 為不可孟子亦非不官為國人矜式者
 愚謂是非知孟子之心者也孟子嘗論
 晉平公之遇亥唐曰士之尊賢者也非
 王公之尊賢也以此觀之則齊王不任
 孟子以政其修明湯武之道而徒欲授
 之居室給之廩祿使國人有所矜式此
 非待孟子之道也其不雷也宜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齊西南近邑也有欲為王雷行者

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隱憑也客坐而言客不

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

復敢見矣弟子客自言齊宿齊戒越宿也曰坐我明語子昔者

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

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朱氏曰繆公尊

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雷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

子乎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雷我是所以為我慮者不及繆

公雷子思之事則非我絕子而子先絕我也

右第十一章

齊王既不得待大賢之道客亦不知待大賢之禮豈足與有為哉宜孟子之不應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也遲留也高子

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

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予不

得已也孟子之言一見聽則天下之民舉安是孟子之所欲言也不遇而去豈其本心哉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

王如改諸則必反予王之所欲在於霸習而孟子子之所勸在於王道此所以庶幾乎其改之也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

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

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

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予豈若是小丈夫然

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怒意也窮盡也言小人本無愛君之心又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之不能忘世之毀譽故如此孟子之

右第十二章

朱氏曰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君子之於天下未嘗一日有忘世之心苟道可

出畫則其仁天下之心固不以區區毀譽而有所渝尹士以世俗之見而疑孟子然一聞孟子之言而自服其罪誠非碌碌者比後世事君者一有不合則奉身速去不復顧其君亦尹士之罪人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充虞欲之憂兼辨己之惑故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孟子嘗欲藉齊以興王道不遇而去於是憂天下之心有見顏面者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故虞不知以為不豫也

彼謂在齊之時此謂今日之時言皆一時之遇不遇而非終身之得喪也五百年必
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間中間也言雖不能正五百年然其間又必有德業聞望名世者出而能致治也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數謂五百年之期以其時考之者謂五百年之間必有名世者而孟子之生適當其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未欲平治天下則固命矣若欲平治天下便非我則不可豈可以一時之不遇為不豫哉聖賢之於天下其憂之也固切而於道之廢

興存亡則安其所值未嘗有不豫之心也蓋其憂之者仁人之本心而若不豫之心則患得患失者之事聖賢豈謂有之乎

右第十三章

孟子去齊居休休地名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蓋齊王敬孟子而郊迎於此也孟子始見齊王而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是時齊伐燕故難請去也

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權也聖賢之於事其不苟如此

右第十四章

門人記此以終孟子在齊之始末

孟子古義卷之二終

孟子古義卷之三

伊藤維楨述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此篇記孟子在滕及宋魯之間之事也初論王道之規模次辨邪說之害末雜記孟子答問之言皆學問以要之言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太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性善人生所稟之

孟子古義

卷之三

古義堂藏

賢雖各有殊而其情無不好善惡惡乃所謂善也必稱性善者證堯舜可為而堯舜可為者乃以性善也詳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見告子上篇

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道者仁義而已矣堯舜之所以能為人倫之至者亦不過盡仁義而已而仁義豈人之所難能乎哉亦患不為耳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成覿人姓名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復引三人之言以明聖賢之

必可學而至且勉世子以立志勵力不懈所事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絕猶截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也書語見古文尚書說命篇瞑眩憤亂也言安於卑近不能自勉則不得為善國也

右第一章

孟子之時世衰道微而功利之說淪人骨髓不唯不知仁義之為美而自視甚卑以為不能行仁義故特倡性善之說亦必稱堯舜以實之而曰道一而已矣

蓋性雖為善而不由道以導之則無以成其德故孟子之言如此若使後儒言之必曰性一也而不可謂道一而已矣苟如其言則堯舜與途人亦無以殊豈有上智下愚之別也哉夫雖以人之靈然不能為鳥之飛魚之躍而於誦堯之言行堯之行則無不能者以其性之善聖人與我同類也然不能無少不同必有道以一之故不曰性而曰道學者審

諸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時歸在鄒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歿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當時諸侯皆不行古禮故孟子善其問而言父母之喪人子之至情所不可不自盡者且引曾子之語而言孝子之道當然也曾子之言本出於孔子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

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日斬衰緝之。日，齊衰。疏，麤布也。飭，藥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禮有本有末，本者人之所當行，而不可須臾去身者也。末者在所不必行，當臨時斟酌之。

故孟子特舉其本而告之，此行禮者之所當識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魯祭從先祖。

父，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子指文公。諸侯嗣立未踰年之稱，志記也。言魯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不可於己身更改之。蓋志所謂先祖謂立法之祖，非謂後世壞法者。

父兄百官不知志之意而妄引之也。曰：吾有所受之也。

趙氏曰：世子言我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

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

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淡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淡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偃仆也孟子纒括夫子之語以答之而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敬戒也朱氏曰可謂曰知疑有闕

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右第二章

古禮之難復人皆歎之然非古禮之必難行而患無人之能行之者耳先王之禮至孟子之時破壞蕩盡無復知者唯文公能感於孟子性善之說特舉行之卒也父兄百官以為知禮四方弔者亦大悅焉則知有文公之質而後能得行之若不然則似終無可行之時然非孟

子教之之法能得其要簡明條達使人易行則雖文公之賢亦未必能有行可見不唯文公之賢為美亦孟子之說能得其要故也

滕文公問為國朱氏曰文公以禮聘孟子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孟子

曰民事不可緩也治國以農事為本故言農事當急而不可緩也詩云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詩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

播布也孟子引詩證民事不可緩之意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力不暇給也民之為道也有恆

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

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

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義見前篇是故

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儉則修己有制用物有節以

禮接下則無縱己之心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

仁不富矣虎之意本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以為君人者當與民共之而不

可專務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言三代取民之法制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人以為貢此為十分稅其一

也殷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周時亦如殷制而一夫受田百畝其法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二畝半通私田百畝言之則為以一百一十二畝半之地取中十二畝半之入其實重於什一謂之什一者蓋舉大數也徹通也周人通貢助二法而用之故謂之徹藉借也取借民力以耕公田之義也○舊說謂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如此則八家所收各均平而無多寡也然孟子嘗曰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言因用力勤惰而有此五等也然則謂通力而作計畝而收者其說不通

三代之制畝數雖異其實皆為百畝蓋夏后氏之五十殷人畫為七十殷人之七十周人

畫為百畝步有長短而地無廣狹何者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下農夫食五人若夏后氏之制五十而井又貢其十一則不及百畝之半其所入不過足給夫婦之口若上有父母下有子弟則將何以食之故知夏后氏之制本不若此而二代之法亦皆不與周制異也班固有以公田二十畝為廬舍之說然孟子無其說且觀詩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則其無廬舍益明矣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龍子古賢人當時或用貢法或用助法徒有其名而無其實而貢法之害尤甚故龍子因其事實而言之非論夏殷之法

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也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

孟子解龍子之言如此狼戾猶言多也糞墮也盈滿也言豐年多取之民不為暴虐則寡取之至於饑歲則民糞田尚無所得食而反取其稅必滿其數不如助法從歲之饑穰以為登降之為得也然此特後世用法之弊夏時貢法必不如此不善也

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

在其為民父母也孟子又言貢法之害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稱貸謂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稱幼子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此文疑錯簡今以文勢推之當在下文請野九一之上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言順天雨公田而遂及我私田也當時唯有貢法而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之可證故孟子引之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孫氏奭曰言庠者養者老於此故謂之庠校者

孟子古義

卷之三

八

古義堂藏

孟子古義

教禮義於此故謂之校序者講射於此而行尊卑揖遜之禮故謂之序然而三代皆於此為學而明人倫之序○舊解謂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愚謂古人質實不尚虛文豈無其實而虛加之名哉故今從孫氏說且前篇曰謹庠序之教左氏傳亦曰鄭人毀鄉校則是通用夏殷之名而亦無所謂學者舊解泥甚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滕國彌小雖不足與其澤足以及天下則與己自為王者無異矣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此專言井地之可必行而次之以謹庠序之

教也蓋教養相兼而以養為本實王者治國之常法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

而使子子必勉之畢戰勝臣文公因孟子之言

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

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

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經界井田之序

域也孟子時井地雖廢而尚有其名故曰井地不均言經界不正則民每困於橫斂而仁政不得行苟正其經界則暴君污吏無所容私而分田制祿亦可不勞而定矣夫滕壤地

編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朱氏曰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請野九一而助國

中什一使自賦

周禮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故孟子舉

告之而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於世祿外又有圭田以厚君子也餘夫二十五畝

於百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受百畝之田圭田餘夫之制蓋於井田百畝之外別就空

閒之地以五十畝畫為圭田二十五畝畫為

餘夫以授之也後世講井田者以為畫天下

之田整如碁局苟如其說則九州之中無非

井地圭田餘夫將何所授可謂誤矣

次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疾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防寇盜也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

詳言助法而告之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井田之法不止若上文所言故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言其要在隨地制宜以滋潤惠澤斯民而已耳

右第三章

井田之制萬世不易之良法也然其欲復之者或拘於周禮溝遂之法或疑於山林川澤之勢常苦不能行也是皆拘上腐儒襲故承舊者之陋見不足與有為焉若有聰明疏通大過人者而得任

其事則固當自有良法不擾一事不病一人而先王之法可立復矣而觀孟子曰此其大略也則知方其時既不可知其詳而後世諸儒之說皆其所臆度而非先王之意也學者要當本先王之意而不泥先王之迹酌古宜今使之可行斯可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神農之言蓋後世誇大其事而託之聖人者也許姓行名也踵至也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

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以爲食謂賣以供食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

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

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

學焉

陳良蓋楚之儒者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此敘陳相倍其師而從許行之學也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

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

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

得賢

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之言即所謂神農之言而班固所謂農家者流蓋此類耳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

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

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

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

與曰否以粟易之

釜所以煮爨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朱氏曰此語八

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

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

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

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孟子復問也

且為也陳相自知其說之然則治天下獨可耕

且為與孟子即其言直耕許行與民並有大人

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

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朱氏曰路

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

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

天下之通義也首四句蓋皆古語而孟子引之復申其意言治天下者不可耕

且為也

此陳相述許行之道而孟子反覆辨論以明

君人者之不可與民並耕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

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

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孟子卷之三

朱氏曰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益舜臣各烈熾也禽獸逃匿於是生民之害初除蓋堯舉舜而敷治舜復舉禹疏九河濬濟澤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疏通也分也九河爾雅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濼曰鉤盤曰鬲津濬治也濟濼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

淮泗亦皆水各益至是生民之害大除也朱氏下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人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后稷農官稷為之樹種除而稷得教稼穡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有道者言人必有五倫之道也契亦舜臣各司司徒教官言民害已除民生已育則又教以人倫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放勳堯號也堯總銓

舜及四臣戒之而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僻者
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扶之使自得其
所矣振德卽上所
謂教以入倫是也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言此以總結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
上文之意
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
也
易治也言大人小入各皆有其憂
而大人固不暇憂小人之憂也
分人以財
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
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惠本小
有限為天下得人則德澤廣被教化無窮而其
所及者溥此仁之所以為大也故以天下與人
雖惠之大者而不比為天下得人為
難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是也
孔子曰

人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
耳
則猶準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
巍巍高大之貌而如古通用如不與言舜之
有天下自其功德隆盛之所
致雖堯與之而猶不與也
此歷舉堯舜之事而言其憂民之切舉賢任
能各治其事不唯不暇耕亦不必耕也此所
以為仁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夏諸夏禮
義之國也

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陳良楚產也悅周

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

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

十年師久而遂倍之國之南故北遊而學于甲

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

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背其師之學而從許行

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

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

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三年古者為師心喪

也日磨也失聲謂悲不能他日子夏子張子游

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嘗

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

可尚已有若之貌似夫子三子者思見夫子而

而自感其思也江漢清冽濯之至潔秋陽壯且

暴之善乾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之德光

輝純粹不可復加非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

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

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

幽谷者許行也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

鳴嚶嚶出自幽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

谷遷于喬木

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閔宮之篇

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孫氏輿曰此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孟子言陳良以楚產北學于中國是善變者也今陳相背其師說而學許行則是不善變矣

此責陳相倍其師而學許行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又為孟子言許子之道如此五尺之童謂

幼小無知也言其教淳朴而物不二價市中所驚之物唯因其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而不

相欺豈不復乎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

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

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

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

然自倍蓰什伯至於千萬不可得而齊之今子乃為一切之法欲合而同之則是亂天下之事也物之不能無精粗猶其不能無大小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槩而一其價則人皆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此辨許行之道不惟不能使人無偽而其相率而為偽適足以亂天下也

右第四章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

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墨者治

道者夷姓，名徐辟。孟子弟子。朱氏曰：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他日又

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朱氏曰：又求見則具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

以相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

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

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易天下謂移易

天下之風俗也。孟子舉墨子之教而言其治喪貴薄而賤厚。今夷子尊墨子之道而厚葬其親者，何哉？蓋其心有不安者，故就此以曉之也。

此孟子不遽見夷子，而姑就其所明以詰之，

欲其自得之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

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

始。朱氏曰：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也。又曰：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徐子以告

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

也，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

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

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孟子言夷子以書語謂為愛其兄之子與愛其鄰之子本無差等乎蓋書之取譬本謂小民無知而犯法皆上之失政使然猶赤子無知而入井故君人者必若保赤子可矣非愛無差等之謂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

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言天之生物必由一本而後有祖而後有父有

父而後有兄弟又推之以及他人故其愛之自有差等於物亦然今夷之二本故為愛無差等而又謂施由親始其不倫如此二本者猶言千萬本也蓋上世嘗有不葬

其親者其親歿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

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又為夷之

舉上世之事以明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也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路傍坑壑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蠖蛄也嘍相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朱氏曰不能不視而又不可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夫泚也非為人泚

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槿而掩之掩之誠是

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朱氏曰非為人

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反覆也藁槿籠申之屬言取上而掩之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人子之至情而本不可非則孝子仁人所以葬其親者亦必有其道矣但夷之不知焉耳

此孟子正夷子之誤而且明墓埋之禮出於人心之自然而非有強之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憮然猶然自失之貌為問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趙氏曰命之猶言受教矣

右第五章

厚葬其親人子之至情蓋因吾心之固有而非有強之也夷子之厚葬其本心之明有不可得而泯滅者但蔽於所學而不自知其非故孟子因其開明之端納約自牖互乎其言易入而彼惑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陳代孟子弟也不見諸侯謂非其招則不往見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在尺直尋言所屈者小而所伸者大也陳代譏孟子苟守小節而不通時宜也志之言蓋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非有道之言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田獵也虞人守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怠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

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元首也。朱氏曰：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稟滿腔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灰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言在尺直尋，猶似可為，至於利而已，則亦將為之，而不自愧甚，言其不可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

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疆而後可，強行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禽。」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掌，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今良賤嬖奚之不能射，以為小人也。貫，習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

也。比阿黨也。言御者賤役尚且羞在己。且子過相黨。沈可以君子而不知所羞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言枉己者不能直人。之意以斥在尺直。尋之非也。

此論在尺直。尋之非。

右第一章

陳代曰。今一見之。大則以玉。小則以羈。淳于髡亦云。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可見當時既皆以禹稷伊呂期孟子。然而其言皆不為所取。蓋得規矩而

後得能成方圓。舍規矩而能成方圓者。未之有也。聞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未聞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故孟子曰。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蓋必然之明效。不易之定理。萬世莫之能違焉。學者讀大賢之書。而不知大賢之旨。則亦一子之流耳。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

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

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

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

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

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言二子說諸侯必依阿逢迎曲從其意乃妾婦順從之道而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

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

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行道于天下也獨行

其道獨善其身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

右第二章

何氏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

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

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

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魏人也 孟子曰仕傳

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

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

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也。朱氏曰：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曰：士之失位也。

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

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

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衣服祭服也。惟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牲殺。皿所以覆器者也。出疆必載

質，何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

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趙氏曰：孟子言仕，為急猶農夫不可不耜也。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周霄復問也。仕國謂可仕之國也。君子謂

孟子朱氏曰：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

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

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

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如亦媒也。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乃一章。

之大旨當與論語子路丈人問答章參看

右第三章

論仕進之道此章盡之矣後世或不論由其道與否槩以隱為高以顯為濁以處為崇以出為卑大非聖賢之意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

諸侯不以泰乎彭更孟子弟子也傳猶乘傳之傳蓋諸侯為孟子供其車徒故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

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

乎孟子既答曰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更言不

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

輪輿皆得食於子通功易事謂農出粟以易械

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於此有人

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

者哉

入則孝出則弟足以勸獎世教守先王之道

以待後之學者足以維持世道其有功於天下萬世不亦甚大乎而彭更曰士無事而食其未達此義乎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孟既答又難之也言凡有功於子者皆當養之豈問其志之求食與否哉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牆壁之飾也

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言無功者志雖求食而不得則有功者之當食明矣

右第四章

陳氏櫟曰此章當與士不素餐兮章參看君子居是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縱未能為當世開太平亦足以繼在聖之絕學而為後世開太平其有功於道統者為何如更等乃以無事而食議之抑何其無知也食志為人上者不當言食功而不審其大

小輕重則僅有功於器物者得以加諸
有功於吾道者矣。○此明為仁義者之
有益於國家也。君子之在草莽也非但
繼往聖而開來學足以維持世道足以
檢束人心清議由是不墮邪說由是不
肆雖無赫赫之驗而有冥冥之功何得
謂無事而食哉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
之則如之何萬章孟子弟子孟子曰湯居亳與

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
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
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
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
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
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
之謂也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
祀先祖也亳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
與也餉亦饋也書語今見古文尚書
仲虺之誥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
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

夫匹婦復讎也

言四海之民因此而謂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取之乃為匹

夫匹婦之被

冤者征之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

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

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

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

前篇

此引成湯之事以明王者之無敵于天下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

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

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

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孟子子櫟括古書語以說武王之

事有攸不為臣惡紂虐而不欲為之臣也匪與

篋同玄黃幣也朱氏曰經繼也猶言事也言其

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休美

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

附歸服也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

以武王能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

而不為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

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今古文尚書有泰誓篇朱氏曰武王威武

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

文取其
殘之義

此又引武王之事以明行王政則雖以天下
之大而不能敵之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
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趙氏曰萬章
楚不得行行政故孟子為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
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為君何畏齊楚之強哉

右第五章

夫力有限而德無窮力似強而易衰故
有限德似寬而本剛故無窮王者之所

以能無敵於天下者以其任德而不恃
力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

子戴不勝宋臣蓋得政柄且有心於為國者孟
子欲其躬招賢者以成正君之功故問以發

之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

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齊語齊人語
也傳敘也

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

也不可待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

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咻謹也莊獄
齊街里名也

此孟子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薛居州亦宋臣，朱氏曰：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右第六章

輔氏廣曰：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特取辦於一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

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集于朝，在君之左右前後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趨事赴功而已哉？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

臣不見。
朱氏曰：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

此言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

甚，迫斯可以見矣。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二君聞其賢，欲就

而見之。二子以未為臣，不
甯見之，迎謂求見之切也。

此言雖未為臣，亦有可見之義。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
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亾也，而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亾也，而往拜之。當是
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
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
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矚視也。
陽貨欲使孔子由大夫賜士之禮，來拜而見己。
也。孟子言是時，陽貨先來加禮，孔子豈得不見。
耶。蓋夫子之於小人，或不得已，時見之。况二君
之賢而強求見，
何可辟之哉。

此引孔子之事，以斷段于木泄柳之過甚。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脅，肩。諂，體也。諂笑，
強笑也。夏畦，夏月

治畦之人也。言小人好為諂
諛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子路曰：未同而言。

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未同而言，與人
未合而強與之

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
各言非己之所知，甚惡之之辭也。由是觀之，則

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此引二子之言，以明有所養者必不甯不俟
其禮而輒往見之也。

右第七章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
 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戴盈之法也宋大夫什一井
買之稅也今效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
今年也也止也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
 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取也取自如知其非義
 斯速已矣何待來年若知其為非義則當速

右第八章

輔氏廣曰天下事只有義利兩端纔出
 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

理之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不肯速改
 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日新
 矣張氏栻曰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
 際而為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汨沒於過
 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
 而為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
 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
揚墨故稱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
為好辯也

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言生民以來迭有治亂其治必由聖賢之生其

亂則暴君之所致也

舊解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此非孟子之意也自古治亂之驗雖有大小久近之殊而考其所從則未必不由人事之得失也故學者當考人事之得失而不可言氣化之盛衰也若專論氣化則奚待聖賢之生亦奚貴學問為孟子專論人事之得失而未嘗言氣化觀本文可見矣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

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

水者洪水也水逆行下流壅塞而倒流旁溢也

語見古文尚書大禹謨篇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使禹治之禹掘地

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

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

得平土而居之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

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

此言禹拆洪水而天下平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
汚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
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暴君謂夏太康。履癸。殷
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
也。沛。草木之所生
也。澤。水所鍾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
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
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
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東奄
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
皆紂黨。虐民者也。書語見古文尚書君牙篇。

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

此言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弑其父者。有之。有。又古字通用。益。指周室東遷之後。孔子懼。作春

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天子之事。謂禮樂
征伐也。論語曰。天

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也。蓋春秋所
載。皆禮樂征伐之類。故曰天子之事也。又曰天
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之作春秋。是以庶人
議天子之事。其迹似僭。而實懼道之永絕於天
下。故曰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此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也蓋春秋之書專為禁暴行而作然邪說暴行兩者相因苟能禁暴行則邪說亦不得肆故孟子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繼之曰孔子懼作春秋蓋為此也後篇所謂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亦此意爾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宋氏曰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充塞仁義謂邪說塞路使仁義不得行也公明儀之言本言厚斂於民以養禽獸之害孟子引之曰言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非止率獸食人而已人將為禽獸相食其害愈甚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也宋氏曰閑備也放驅而遠之也孟子自言其除亂反治之

此功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言楊墨之必害於世道非徒好辯也○前篇作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今按大曰政小曰事則不可先後倒置且先言生於其心有自微至著之意則當從此文為是

此孟子自言距楊墨以衛聖道也其意以為自周已來暴亂相尋生民塗炭距楊墨放淫辭者皆不得已之心而非好辯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之

也夷狄猾夏為生民之害故取而并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不得掩其惡故懼

上文詳述三聖人之事上此又約而言之以明有一聖人生則易亂為治速於桴鼓迅於影響將以自任其責而繼三聖者之功則先儒言氣化盛衰者非孟子之本旨於是益可見矣

詩云我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承當也引詩而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

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設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

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雖言

不得施澤於當時然排斥邪說使其不得行則仁義行人倫正矣其功雖不及聖人亦聖人之徒也

此總敘禹周公孔子所以有大功於生民而卒歸之於己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放淫以承三聖者故又重言其不得已之心以明其非好辯也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心可也

右第九章

自古撥亂反正之功必賴聖人之生然洪水猛獸之禍止於人身之被其害而楊墨之禍則至於人心斲喪而無父無君人將相食故人身之禍易救而人心之禍難醫此孔孟之所以為天下萬世慮至深遠也先儒以孟子之功為不在禹下蓋為是也夫人道之有仁義也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不可得

而偏廢焉故聖人言仁必有義在言義必有仁在廢一則不可正道之與異端正判於此楊朱為我是廢仁也墨子兼愛是廢義也若佛老虛無寂滅是又併仁義而無之者也其悖於道甚矣而如世之為詞章記誦之學者雖假名聖人然其所立非仁非義適足以充塞仁義隙壞人倫焉則其害可勝道哉後之欲正人心息邪說者亦當與楊墨一例距

之可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齊人陳仲子亦齊廉士朱氏曰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蠶蠶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將取也咽吞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巨擘大指也齊之士多恣義狗祿故以仲子為指中之大者操有所守也蚓蚯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欲充其所守之志則惟如蚯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

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孟子申言仲子之不能充其操也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言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而其所從來之或非義亦未可知則是亦不能如蚓之無求於人而自足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纘以易之也

辟纘麻也纘練麻也匡章言所居所食雖或有不義者然彼自食其力而無求於人則亦不害其為廉士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已煩願曰惡用是鰕鰕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鰕鰕之肉也出而哇之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祿萬鍾也鰕鰕聲也煩願而

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則一無所食所居而後為能充其類而今食妻之食居於陵之室則是其操猶未能盡充唯為蚓而後可能充焉耳

此反覆以明仲子之行皆非人之所當為而適足以亂人倫

右第十章

夫道通于天下達于萬世人不得由焉而不能不由之者也故一人知之而天下不能知者非道一人行之而天下不能行者亦非道是故聖人立教必以五倫為本語道必以仁義為要論德必以中庸為主欲其通于天下達于萬世而

人人可能也仲子之廉一倡而好潔者或效之其不至於無父無君也者幾希此誠行之甚也

孟子古義卷之三終

